

德国 2015~2016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 自然特征与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

宋全成

摘 要: 2016 年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据表明,与 2015 年相比,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急剧增长,达到了 74.55 万,创造了德国历史上的新纪录。难民庇护申请者在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上,与 2015 年相比,男性占比高和高度年轻化的特征没有改变。但在来源国结构上,发生显著变化:2016 年难民庇护申请主要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替代了叙利亚、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在宗教信仰结构上,与 2015 年相比,2016 年的穆斯林难民庇护申请者依然成为在德国的最大避难申请群体,基督徒和雅兹迪人紧随其后,且穆斯林族群增长迅速。在难民庇护申请处理结果的数量和类型结构上,与 2015 年相比,2016 年难民庇护申请处理总量达到了 69.57 万,其中获得难民等类型的居留许可的比例,高达 62.4%。执行法律诉讼程序的避难申请也高速增长到约 16 万,创造了德国历史新纪录。如何让获得居留许可的难民融合到主流社会中,成为合格的劳动力,并抵御伊斯兰极端宗教思想的入侵,防止恐怖主义袭击,将是德国政府今后面临的严峻挑战。

关键词: 欧洲难民危机; 德国难民政策; 难民庇护申请; 自然特征; 社会结构

作者简介: 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济南 250100

中图分类号: D753.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871(2019)02-0004-18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欧盟的难民危机、移民融入问题及其治理研究”(编号:17BMZ09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宗教信仰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编号:13JJD730002)、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研究项目“当今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研究”(编号:2018-GMB-06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6 年是欧洲难民危机的重要转折点。为阻止难民无序地进入欧洲地区,3 月 18 日欧盟与土耳其达成了难民入境和遣返非法移民的协议,双方同意:“自 2016 年 3 月 20 日起,所有从土耳其入境希腊的避难者须在希腊进行登记、提交避难申请,未履行上述步骤或不满足避难条件的非法移民将被遣返回土耳其。同时,每遣返一名经土耳其入境希腊的非法移民,欧盟将安置一名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到欧盟境内,安置名额上限是 7.2 万人。欧盟将协同成员国、联合国难民署建立针对性机制来执行安置进程。”^①由于该协议的严格执行,再加上欧盟国家加大了对难民进入的控制力度以及实施了新的难民遣返、难民自愿返回等相关政策,进入欧洲地区的难民人数锐减,欧洲难民危机得到有效缓解。与 2015 年有 130 多万寻求避难者进入欧盟而仅德国就接纳 89 万相比,2016 年只有 36.4 万难民经地中海进入欧洲,进入德国的仅 32.1 万人,比 2015 年减少近三分之二^②。欧盟阻止难民无序地进入欧盟的目标基本实现。然而,到达欧洲国家的难民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却呈现出急剧上升的态势。2016 年欧盟境内正式提出的难民庇护申请高达 120 万份^③,其中在德国申请难民庇护的人数就达到 74.55 万人^④,比 2015 年的 47.66 万人增长了 56.42%,是 2014 年 20.28 万人的 3.68 倍^⑤,创下了自 1992 年以来的新纪录。德国是难民的主要目标避难国家,也是欧盟中接收难民庇护申请的主要成员国,因此,研究 2015～2016 年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特征和社会结构状况,对于洞悉欧盟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特征和社会结构状况具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意义。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数据的论文寥若晨星。因此,本文拟以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政局的 2015～2016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据为依据,对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特征、社会结构与动态发展趋势作一比较研究。

一、2015～2016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特征之比较

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人口的自然特征主要包括人口的数量与规模、人口的性别结构、人口的年龄结构等。限于篇幅,本文拟选取以上三个重要变量作为考

① 新华社:《欧盟和土耳其达成解决难民危机“九点协议”》,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3/19/c_1118381777.htm, 访问日期:2017-06-01。

② 周珺:《2016 年经地中海进入欧洲的难民大幅减少》,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1/07/c_1120264349.htm, 访问日期:2017-06-01。

③ 欧洲统计局:难民申请者国别统计, <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asylum-and-managed-migration/statistics-illustrated>, 访问日期:2017-06-02。

④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Aktuelle Zahlen zu Asyl*, Berlin, 2016, S. 3.

⑤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Asylgeschäftsstatistik für den Monat Dezember 2016*, Berlin, 2016, S. 3.

察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特征的主要维度。

1. 与2015年相比,2016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与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人口的数量和规模是人口自然特征的重要内容。考察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和规模,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总体状况,从而为难民政策的实施、修订和完善提供决策基础。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了2015~2016年1月到12月相关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据。考察德国每个月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据,不仅可以从总体上把握难民庇护申请者在德国的数量和规模,而且对于把握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单位时间(每月)的数量、规模及其动态变化具有重要意义。2015~2016年1~12月份在德国提出的难民庇护申请的单位时间数量、规模、类别及其变化动态的基本状况见表1。

表1 2015~2016年1~12月德国境内难民庇护申请类型及数量一览表^①

月份	难民庇护申请每月合计		首次申请数量		再次申请数量	
	2015	2016	2015	2016	2015	2016
1月	25 042	52 103	21 679	50 532	3 363	1 571
2月	26 083	67 797	22 775	66 127	3 308	1 670
3月	32 054	59 975	28 681	58 315	3 373	1 660
4月	27 178	60 943	24 504	59 680	2 674	1 263
5月	25 992	55 259	23 758	54 056	2 234	1 203
6月	35 449	74 637	32 705	73 033	2 744	1 604
7月	37 531	74 454	34 384	72 984	3 147	1 470
8月	36 422	91 331	33 447	89 703	2 975	1 628
9月	43 071	76 400	40 487	74 782	2 584	1 618
10月	54 877	32 640	52 730	30 864	2 147	1 776
11月	57 816	26 438	55 950	24 574	1 866	1 864
12月	48 277	20 575	46 730	18 968	1 547	1 607
总量	476 649	745 545	441 899	722 370	34 750	23 175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5, Asyl, Migration und Integration*, Berlin, 2016, S. 10;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6, Asyl, Migration und Integration*, Berlin, 2017, S. 13.

^① 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在统计报告中特别提示,按照月份的难民统计数据由于后续的变化调整,各月难民数据的累加均小于最终的年度统计数据,但总体趋势和特征不变。„Die Monatswerte können wegen evtl. nachträglicher Änderungen nicht zu einem Jahreswert addiert werden.“参见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5, Asyl, Migration und Integration*, Berlin, 2016, S. 10;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6, Asyl, Migration und Integration*, Berlin, 2017, S. 11.

表 1 的相关数据表明,2015~2016 年在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规模及其动态变化呈现出如下四个显著特征:

(1) 2016 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和规模有较大幅度的增长。2016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达到了 74.55 万人,与 2015 年的 47.66 万人相比,增加了 56.42%。

(2) 从难民庇护申请的类别上看,2016 年在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中首次申请的数量以 72.24 万依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占难民庇护申请总量的 96.9%。与 2015 年相比,首次难民庇护申请在数量上增加了 280 471 人,在比重上增加了 4.2 个百分点。

(3) 2016 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的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大致相等。2016 年 1 月到 6 月,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每月稳定在 5 万~7 万人之间,上半年难民庇护申请总量是 37.07 万人。7~12 月份,与上半年相比,接纳的难民庇护申请的总量没有多大的变化,总量是 32.18 万人,减少了 4.89 万人。这与 2015 年上半年和下半年之间的落差情况大不相同。

(4) 从单个月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及其动态变化上看,波动显著,2016 年从 7 月份的 7.45 万人,上升到 8 月份的 9.13 万人,随后急剧下降到 10 月份的 3.26 万人和 12 月份的 2.06 万人,从最高的 8 月份到最低的 12 月份,下降了 70%多。2015 年情况正好相反。从 7 月份开始,申请数量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到 9 月份实施欢迎难民的政策以后,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出现较大增长,从 9 月份的 4.31 万人,上升到 10 月份、11 月份的 5.49 万人、5.78 万人。到 12 月份才下降到 4.83 万人。出现上述特征的根本原因是,伴随着 2016 年进入德国的难民庇护寻求者的数量的锐减,急剧增加的难民庇护申请的较大数量得到了有效释放,再加上 2016 年下半年德国政府收紧了难民庇护政策,并出台了鼓励难民返回祖籍国的自愿返回政策。由此,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呈现出逐月递减的态势。但总体来看,2016 年德国以 74.55 万人的难民庇护申请总量依然刷新了德国难民庇护的历史纪录,远超 2015 年的 47.66 万人。2015~2016 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每月数量及动态变化情况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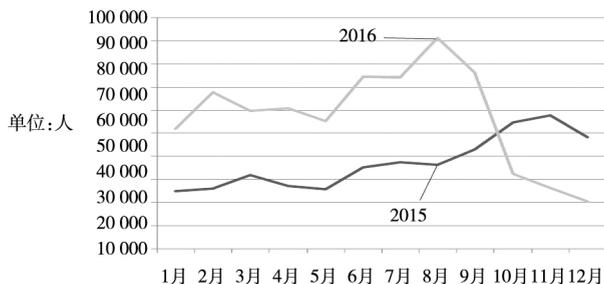


图 1 2015~2016 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每月数量及动态变化

来源:作者依据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公布的数据制作。以下所有图相同。

2. 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局面没有改变,但女性比例有所上升。

“性别结构是最基本的人口结构,是社会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性别结构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意义影响深远。因此,人口社会学十分重视性别结构及其变化。”^①研究欧洲难民这一特殊的人群,同样需要关注其性别结构。这是这一人群结构是否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2015~2016年相关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十大来源国的数据(见表2)表明,除个别来源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比大体正常以外,多数难民庇护申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比严重失调,总体来看,是男性远多于女性。

表2 2015~2016年德国境内难民庇护申请者十大来源国及性别比例一览表

2015年						2016年					
来源国	总量	男性	%	女性	%	来源国	总量	男性	%	女性	%
叙利亚	158 657	117 130	73.8	41 527	26.2	叙利亚	266 250	169 433	63.6	96 817	36.4
阿尔巴尼亚	53 805	32 466	60.3	21 339	39.7	阿富汗	127 012	86 633	68.2	40 379	31.8
科索沃	33 427	21 528	64.4	11 899	35.6	伊拉克	96 116	59 065	61.5	37 051	38.5
阿富汗	31 382	22 923	73.0	8 459	27.0	伊朗	26 426	18 796	71.1	7 630	28.9
伊拉克	29 784	21 109	70.9	8 675	29.1	厄立特里亚	18 854	13 134	69.7	5 720	30.3
塞尔维亚	16 700	8 512	51.0	8 188	49.0	阿尔巴尼亚	14 853	8 751	58.9	6 102	41.1
来源国不明	11 721	8 145	69.5	3 576	30.5	来源国不明	14 659	9 630	65.7	5 029	34.3
厄立特里亚	10 876	8 227	75.6	2 649	24.4	巴基斯坦	14 484	13 306	91.9	1 178	8.1
马其顿	9 083	4 723	52.0	4 360	48.0	尼日利亚	12 709	8 127	63.9	4 582	36.1
巴基斯坦	8 199	7 597	92.7	602	7.3	俄罗斯	10 985	5 549	50.5	5 436	49.5
十国合计	363 634	252 360	69.4	111 274	30.6	十国合计	602 348	392 424	65.1	209 924	34.9
其他国家	78 265	53 224	68.0	25 041	32.0	其他国家	120 022	82 142	68.4	37 880	31.6
申请总量	441 899	305 584	69.2	136 315	30.8	申请总量	722 370	474 566	65.7	247 804	34.3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5*, S. 22;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6*, S. 22. 注: 十国包括“来源国不明”的情况。“申请总量”指首次申请总量。因再次申请数量不影响结论, 后文若无说明, 所有“难民庇护申请”均指难民庇护首次申请。

表2的数据表明:

(1) 2016年除俄罗斯和阿尔巴尼亚以外, 其他8个难民庇护来源国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其中来源于巴基斯坦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女性只占8.1%, 而男性所占比例高达91.9%。从前十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统计来看, 男性难民庇护申

^① 宋全成:《2015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社会学分析》,载《德国研究》,2016年第4期,第4—16页,这里第7页。

请者是 392 424 人,占十国难民庇护申请总量的 65.1%,而女性难民庇护申请者只有 209 924 人,仅占难民庇护申请总量的 34.9%。出现这种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根本原因,一是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源国的伊斯兰宗教文化背景。“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十大来源国多是有着信奉伊斯兰教的宗教文化背景,有些国家直接就是伊斯兰国家。而伊斯兰文明中重男轻女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在很大的程度上,直接限制着女性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迁移行动。”这是导致上述八个伊斯兰国家难民性别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二是“从国际移民性别类型的理论来看,男性国际迁移的愿望更强烈一些,而女性远低于男性。从迁移行动的角度来看,男性更容易实现从愿望到行动的迁移,而女性由于有孩子和家庭的羁绊,不容易实现跨境迁移。”^①这是导致难民性别结构失衡的又一重要原因。

(2) 个别国家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比有所变化,尽管变化的幅度不大,但表明女性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比例在增加。表 2 的数据表明,最大的难民庇护申请者来源国是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2015 年叙利亚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比例是男性 73.8%、女性 26.2%;2016 年其男女性别比例是 63.6%、36.4%。阿富汗 2015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比例是男性 73.0%、女性 27.0%;2016 年其男女性别比例是 68.2%、31.8%。伊拉克 2015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比例是男性 70.9%、女性 29.1%;2016 年其男女性别比例是 61.5%、38.5%。厄立特里亚 2015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性别比例是男性 75.6%、女性 24.4%;2016 年其男女性别比例是 69.7%、30.3%。由此可见,来自上述国家的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男性比例在下降、女性比例在上升。

3. 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高度年轻化,尤其是未成年人总量大幅上升。

在人口社会学中,不同的年龄组构成的人口年龄结构,是决定人口类别属于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关键因素。从难民迁移的一般规律上来看,难民的年龄结构容易呈现出高度年轻化的特征。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 2015、2016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性别数据(表 3、表 4),验证了这一观点。

表 3 2015 年德国境内难民庇护申请者年龄结构及性别比例一览表

年龄别	总量	百分比	其中				男性比	女性比
			男性	百分比	女性	百分比		
4 岁以下	41 253	9.3%	21 529	7.0%	19 724	14.5%	52.2%	47.8%
4~6 岁	14 972	3.4%	8 037	2.6%	6 935	5.1%	53.7%	46.3%
6~11 岁	32 723	7.4%	17 676	5.8%	15 047	11.0%	54.0%	46.0%

① 宋全成:《2015 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社会学分析》,第 8 页。

续表 3

年龄别	总量	百分比	其中				男性比	女性比
			男性	百分比	女性	百分比		
11~16岁	28 060	6.3%	17 233	5.6%	10 827	7.9%	61.4%	38.6%
16~18岁	20 471	4.6%	16 253	5.3%	4 218	3.1%	79.4%	20.6%
18~25岁	109 672	24.8%	88 121	28.8%	21 551	15.8%	80.3%	19.7%
25~30岁	67 258	15.2%	50 828	16.6%	16 430	12.1%	75.6%	24.4%
30~35岁	46 698	10.6%	32 923	10.8%	13 775	10.1%	70.5%	29.5%
35~40岁	31 239	7.1%	21 216	6.9%	10 023	7.4%	67.9%	32.1%
40~45岁	20 194	4.6%	13 704	4.5%	6 490	4.8%	67.9%	32.1%
45~50岁	12 848	2.9%	8 557	2.8%	4 291	3.1%	66.6%	33.4%
50~55岁	7 489	1.7%	4 711	1.5%	2 778	2.0%	62.9%	37.1%
55~60岁	4 245	1.0%	2 386	0.8%	1 859	1.4%	56.2%	43.8%
60~65岁	2 382	0.5%	1 294	0.4%	1 088	0.8%	54.3%	45.7%
65岁以上	2 395	0.5%	1 116	0.4%	1 279	0.9%	46.6%	53.4%
合计	441 899	100.0%	305 584	100.0%	136 315	100.0%	69.2%	30.8%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5*, S. 22.

注: 出于四舍五入原因, 各项相加与 100% 有偏差。

表 4 2016 年德国境内难民庇护申请者年龄结构及性别比例一览表

年龄别	总量	百分比	其中				男性比	女性比
			男性	百分比	女性	百分比		
4岁以下	78 192	10.80%	40 384	8.50%	37 808	15.30%	51.60%	48.40%
4~6岁	27 668	3.80%	14 697	3.10%	12 971	5.20%	53.10%	46.90%
6~11岁	60 699	8.40%	32 780	6.90%	27 919	11.30%	54.00%	46.00%
11~16岁	52 434	7.30%	32 628	6.90%	19 806	8.00%	62.20%	37.80%
16~18岁	42 393	5.90%	34 044	7.20%	8 349	3.40%	80.30%	19.70%
18~25岁	169 853	23.50%	129 049	27.20%	40 804	16.50%	76.00%	24.00%
25~30岁	101 560	14.10%	71 962	15.20%	29 598	11.90%	70.90%	29.10%
30~35岁	69 449	9.60%	45 713	9.60%	23 736	9.60%	65.80%	34.20%
35~40岁	45 503	6.30%	29 119	6.10%	16 384	6.60%	64.00%	36.00%
40~45岁	28 187	3.90%	17 754	3.70%	10 433	4.20%	63.00%	37.00%
45~50岁	19 010	2.60%	11 625	2.40%	7 385	3.00%	61.20%	38.80%
50~55岁	11 679	1.60%	6 666	1.40%	5 013	2.00%	57.10%	42.90%
55~60岁	7 145	1.00%	3 894	0.80%	3 251	1.30%	54.50%	45.50%
60~65岁	4 456	0.60%	2 356	0.50%	2 100	0.80%	52.90%	47.10%
65岁以上	4 142	0.60%	1 895	0.40%	2 247	0.90%	45.80%	54.20%
合计	722 370	100.00%	474 566	100.00%	247 804	100.00%	65.70%	34.30%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6*, S. 22.

注: 出于四舍五入原因, 各项相加与 100% 有偏差。

表 3、表 4 的数据表明：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结构呈现出高度年轻化的显著特征，这一点在 2015 年和 2016 年没有变化，但数量和比例有所调整。集中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 16~60 岁的基本劳动力仍是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主体组成部分。2015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劳动力高达 32.01 万人，占难民庇护申请者总数的 72.44%。2016 年这一组成部分的人数是 49.48 万人，占难民庇护申请者总量的 68.5%。尽管所占难民庇护申请者总量的比例有所降低，由 72.44% 下降到 68.5%，但由于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总量有较大的增长，因此，从绝对量上来看，劳动力依然从 32.01 万人增加到 49.48 万人。这对于人口高度老龄化的德国来说，无疑是宝贵的劳动力资源，但前提条件是被接纳和获得居留许可的难民必须融合到德国的主流社会中，并拥有一定的工作技能，合格地进入德国劳动力市场。

(2) 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 0 岁到 16 岁的未成年人总量呈现出高速增长的趋势。2015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 0 岁到 16 岁的未成年人总量是 117 017 人，占难民庇护申请总数的 26.48%；2016 年该年龄组的总量高达 218 993 万人，占难民庇护申请者总量的 30.30%。较高的未成年人数量和较高的未成年人比例，意味着成长为劳动力的巨大潜能。

(3) 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数量有较大幅度增长，但所占比例变化不大。2015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总量仅为 4 777 人，占难民庇护申请总数的 1.08%；2016 年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总量增长到 8 598 人，占难民庇护申请总数的 1.20%。由此可见，难民庇护者中的老年人的总量和比例依然很低，这也意味着难民庇护申请者总体上呈现出高度年轻化的特征。2015~2016 年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状况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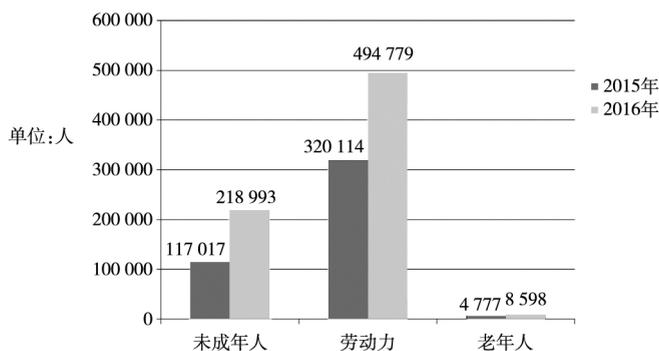


图 2 2015~2016 年德国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年龄结构比较

二、2015~2016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社会结构之比较

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国际难民的社会结构,难民的来源国结构、宗教信仰结构、被接纳国家的地理空间分布结构、难民庇护申请的处理的类型结构及执行法律程序的避难申请者的数量及走势,通常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内容。限于篇幅,本文拟选取以上五个重要变量作为考察2015~2016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社会结构的主要维度。

1. 与2015年相比,2016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主要来源国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但宗教信仰结构没有实质性改变。

难民的来源国结构,不仅反映着难民申请者的国际来源地和基本的迁移流向,而且深刻映衬着产生难民的复杂的地区因素和国际格局。而难民的宗教信仰结构不仅折射出难民来源国的宗教信仰状况,也能反映宗教信仰交融或冲突的状况。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2015~2016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源国结构和宗教信仰结构的相关数据(见表5、表6),展示了2015~2016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源国国别结构与宗教信仰结构的真实画面。

表5 德国2015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国别结构和宗教信仰结构一览表

国别	总数	宗教信仰类别及比例											
		穆斯林	%	基督徒	%	雅兹迪人	%	无教派	%	印度教徒	%	其他	%
叙利亚	158 657	136 743	86.2	6 198	3.9	3 495	2.2	1 161	0.7	3	0.0	11 057	7.0
阿尔巴尼亚	53 805	40 264	74.8	10 350	19.2	0	0.0	1 257	2.3	1	0.0	1 933	3.6
科索沃	33 427	30 400	90.9	700	2.1	0	0.0	281	0.8	0	0.6	2 046	6.1
阿富汗	31 382	26 131	83.3	402	1.3	0	0.0	193	0.6	197	0.0	4 459	14.2
伊拉克	29 784	12 378	41.6	1 255	4.2	14 261	47.9	176	0.6	0	0.0	1 714	5.8
塞尔维亚	16 700	5 557	33.3	10 028	60.0	0	0.0	410	2.5	0	0.0	705	4.2
来源国不明	11 721	10 632	90.7	311	2.7	260	2.2	40	0.3	2	0.0	476	4.1
厄立特里亚	10 876	1 508	13.9	7 835	72.0	0	0.0	1	0.0	0	0.0	1 532	14.1
马其顿	9 083	7 386	81.3	1 236	13.6	0	0.0	68	0.7	0	0.0	393	4.3
巴基斯坦	8 199	7 833	95.5	126	1.5	0	0.0	11	0.1	4	0.0	225	2.7
前十国合计	363 634	278 832	76.7	38 441	10.6	18 016	5.0	3 598	1.0	207	0.1	24 540	6.7
所有国总计	441 899	322 817	73.1	61 061	13.8	18 685	4.2	6 072	1.4	2 111	0.5	31 153	7.0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5*, S. 25.

注: 出于四舍五入原因, 各项相加与100%有偏差。

表 6 德国 2016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国别结构和宗教信仰结构一览表

国别	总数	宗教信仰类别及比例											
		穆斯林	%	基督徒	%	雅兹迪人	%	无教派	%	印度教徒	%	其他	%
叙利亚	266 250	243 691	91.5	6 837	2.6	4 107	1.5	1 824	0.7	3	0.0	9 788	3.7
阿富汗	127 012	11 6081	91.4	2 142	1.7	6	0.0	673	0.5	403	0.3	7 707	6.1
伊拉克	96 116	51 906	54.0	3 190	3.3	37 275	38.8	922	1.0	0	0.6	2 823	2.9
伊朗	26 426	6 412	24.3	15 699	59.4	29	0.1	2 840	10.7	0	0.0	1 446	5.5
厄立特里亚	18 854	2 457	13.0	15 613	82.8	0	0.0	7	0.0	0	0.0	777	4.1
阿尔巴尼亚	14 853	10 645	71.7	3 414	23.0	0	0.0	401	2.7	0	0.0	393	2.6
来源国不明	14 659	12 315	84.0	1 121	7.6	430	2.9	72	0.5	10	0.1	711	4.9
巴基斯坦	14 484	13 782	95.2	329	2.3	0	0.0	30	0.2	3	0.0	340	2.3
尼日利亚	12 709	826	6.5	11 637	91.6	0	0.0	29	0.2	0	0.0	217	1.7
俄罗斯	10 985	9 759	88.8	672	6.1	245	2.2	85	0.8	1	0.0	223	2.0
前十国合计	602 348	467 874	77.7	60 654	10.1	42 092	7.0	6 883	1.1	420	0.1	24 425	4.1
所有国总计	722 370	548 156	75.9	88 427	12.2	42 861	5.9	9 146	1.3	4 206	0.6	29 574	4.1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6*, S. 25.

注: 出于四舍五入原因, 各项相加与 100% 有偏差。

表 5、表 6 的数据表明:

(1) 与 2015 年相比, 2016 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来源国国别结构发生重要变化。2015 年, 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前三位来源国分别是: 叙利亚以 158 657 人高居榜首, 紧随其后的是阿尔巴尼亚 53 805 人、科索沃 33 427 人。而 2016 年, 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前三大来源国是: 叙利亚以 266 250 人高居榜首, 占据第二位和第三位的来源国是伊拉克 127 012 人和阿富汗 96 116 人。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前三位来源国国别结构及其变化, 充分表明:

首先, 美国及追随美国对外政策的某些欧洲国家对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科索沃等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干预是欧洲难民产生的主要原因, 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是加剧难民潮的又一重要因素。2015 年的前三位来源国叙利亚、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 都是美国及追随美国的某些欧洲国家以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为名而进行军事和政治干预的国家, 这导致这三个国家数以十万计的难民在世界各地寻求避难。尽管科索沃战争已经过去了 15 年, 但由此造成的跨越国境线而到欧洲国家避难的难民依然数以万计。2016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前三位来源国变化为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 更明显地体现出, 美国、北约和某些欧洲国家追随美国发动的叙利亚内战、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是上述国家产生难民潮的主要动因。

尤其是叙利亚东北部、伊拉克西北部政治权力的缺失导致的“伊斯兰国”的崛起,进一步加大了难民潮的规模^①。就这个意义而言,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应对发生在欧洲地区的难民潮承担更多的直接责任和难民接纳与安置的国际义务^②。

其次,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前三位来源国国别结构的这种变化,是德国难民政策调整的直接产物。难民政策中的“安全国家名单”设定是欧洲国家控制外来移民和难民的规模和国别结构的重要举措。只要将某一个国家列为安全国家,那么,来自这个国家的避难申请者将被拒绝并被遣返。2015年10月,面对着数以十万计的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难民,德国政府决定,给予叙利亚难民庇护申请者以优先接纳权,同时,德国政府第一次修订了难民政策中的“安全国家名单”,根据该修订政策,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和黑山被列入“安全国家名单”。据此,来自上述安全国家的避难申请人将没有避难权,并被遣返。由此,曾经在2015年位居第二、第三难民来源国的阿尔巴尼亚和科索沃的难民庇护申请人数迅速下降,而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数激增。于是,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曾在2015年难民庇护申请者来源国中位居第四、第五位的国家^③,在2016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者来源国中迅速上升至第二、第三位。由此可见,德国难民政策中的“安全国家名单”的调整,是难民庇护申请者国别结构产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2)与2015年相比,2016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依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基督徒和雅兹迪人,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一些国家难民的宗教信仰新状况反映着这些国家内部不同宗教冲突的深刻文化因素。

首先,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2015年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以32.28万人高居榜首,信奉基督教的基督徒和信奉雅兹迪教的雅兹迪人,分别以6.11万人和1.87万人列第二和第三位。”^④2016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依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信徒居首位,穆斯林难民庇护申请者共有54.82万人,占难民庇护申请者总数的75.9%,毫无疑问,穆斯林难民已成为在德国的最大的避难申请群体,主要产生于信奉伊斯兰教的伊斯兰国家,如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等;信奉基督教的基督徒难民以8.84万位居第二、信奉雅兹迪教的雅兹

^① 宋全成:《族群分裂与宗教冲突:“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崛起、特征与发展前景》,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年第2期,第103—113页,这里第113页。

^② 宋全成:《欧洲难民危机:结构、成因及影响分析》,载《德国研究》,2015年第3期,第41—53页,这里第44—45页。

^③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6*, S. 18.

^④ 同上, S. 22.

迪人以 4.29 万位居第三位(详见图 3)。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这种宗教信仰结构,体现着鲜明的西方基督教与东方伊斯兰教冲突的宗教文化特征。正是西方基督教国家对这些东方伊斯兰教国家的军事打击和政治干预,才造成了真正的国际人道主义灾难——人数数以十万计的难民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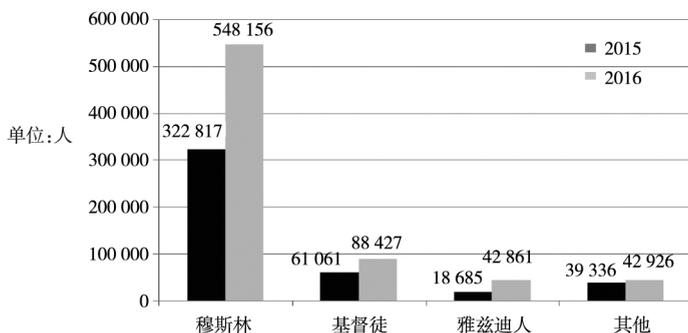


图 3 2015~2016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

注：“其他”指除穆斯林、基督徒、雅兹迪人之外的其他难民庇护申请者之和。

其次,与 2015 年相比,一些国家难民中的较大群体的宗教信仰,也凸显着该国国内宗教冲突进一步加剧的特征。具体体现在:(1)无论是哪一种宗教信仰的难民申请者,其数量均呈现出急剧增长的特征。其中增长最迅速的是穆斯林难民,从 2015 年的 32.28 万,增加到 54.82 万;基督徒难民从 6.11 万增加到 8.84 万;雅兹迪难民从 1.87 万上升到 4.29 万;其他难民从 3.93 万上升到 4.29 万。(2)2016 年,与来自于叙利亚、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难民 90% 以上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族群不同,来自于厄立特里亚、尼日利亚和伊朗的难民中的最大群体是信奉基督教的基督徒:厄立特里亚的难民中的 82.8%、尼日利亚难民中的 91.6%、伊朗的难民中有 59.4% 都是基督徒。而上述三国都是国教为伊斯兰教的国家,其数以万计的基督徒难民在德国申请避难说明,上述三国国内存在着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明显的宗教冲突,这些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基督徒难民,是其国内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宗教冲突的直接产物。(3)与 2015 年相比,雅兹迪难民增长迅速,折射着伊斯兰教中的逊尼派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对雅兹迪人迫害的加剧。2015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中的雅兹迪人只有 1.87 万人,2016 年到达了 4.29 万人,增长了一倍多。同样雅兹迪人主要生活在今天的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东北部,“伊斯兰国”自 2014 年 7 月崛起以来,就开始了对雅兹迪人的种族主义灭绝和疯狂迫害。从 2015 年开始,数以万计的雅兹迪人被杀害,还有数万雅兹迪人被迫背井离乡而前往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避难。急剧增长的雅兹迪避难申请者数量表明,2016 年“伊斯兰国”进一步加强了对雅兹迪人的迫害,迫使更多的雅兹迪人到德国和其他

欧洲国家避难。

2. 与2015年相比,2016年难民庇护申请集中在德国西部各州的非均衡性特征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但难民庇护申请量及所占比例在某些联邦州的增减显著。

德国政府是按照基于各州前一年的财税、人口等因素的“柯尼希施泰因配额(Königsteiner Schlüssel)”在各州进行数量不等的难民庇护申请者临时安置的。难民庇护申请者需要在安置地提出避难申请,这也决定了难民庇护申请者在各州的分布是非均衡的。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提供的2016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据表明,与2015年相比,难民庇护申请在各州的人数、所占比例以及柯尼希施泰因配额情况,总体地理分布特征无明显变化,但难民庇护申请量及所占比例在某些联邦州的增减显著(详见表7)。

表7 2015~2016年难民庇护申请者在德国各州分布数量、比例、柯尼希施泰因配额一览表

德国联邦各州		难民庇护申请总量		所占比例		柯尼希施泰因配额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1	巴登-符腾堡	57 578	84 610	13.02967%	11.71283%	12.97496%	12.86456%
2	巴伐利亚	67 639	82 003	15.30644%	11.35194%	15.33048%	15.51873%
3	柏林	33 281	27 247	7.53136%	3.77189%	5.04557%	5.04927%
4	勃兰登堡	18 661	18 112	4.22291%	2.50730%	3.08092%	3.06053%
5	不来梅	4 689	8 871	1.06110%	1.21420%	0.94097%	0.95688%
6	汉堡	12 437	17 512	2.81444%	2.42424%	2.52738%	2.52968%
7	黑森	27 239	65 520	6.16408%	9.07014%	7.31557%	7.35890%
8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	18 851	7 273	4.26591%	1.00682%	2.04165%	2.02906%
9	下萨克森	34 248	83 024	7.75019%	11.49328%	9.35696%	9.32104%
10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	66 758	196 734	15.10707%	27.23452%	21.24052%	21.21010%
11	莱茵兰-普法尔茨	17 625	36 985	3.98847%	5.11995%	4.83472%	4.83710%
12	萨尔	10 089	6 865	2.28310%	0.95034%	1.21566%	1.22173%
13	萨克森	27 180	23 663	6.15073%	3.27575%	5.10067%	5.08386%
14	萨克森-安哈尔特	16 410	19 484	3.71352%	2.69723%	2.85771%	2.83068%
15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15 572	28 982	3.52388%	4.01207%	3.38791%	3.40337%
16	图林根	13 455	15 442	3.04481%	2.13492%	2.74835%	2.72451%
	所在州不明	187	163	0.04232%	0.02256%		
	德国总计	441 899	722 370	100%	100%	100%	100%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5*, S. 16;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6*, S. 16.

注:出于四舍五入原因,各州所占比例相加与100%有偏差。

表7的数据表明:

(1) 难民庇护申请集中在德国西部各州的非均衡性特征,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依据财税、人口的多少来确定临时安置的难民数量的柯尼希施泰因配额,2015~2016 年度在德国各州的数据没有实质性变化,这就决定了繁荣的德国西部即原来西德各州将接纳更多的难民庇护申请。从实际接纳的难民庇护申请来看,2016 年德国西部的如下五个州,即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196 734 人、占比 27.23%)、巴登—符腾堡州(84 610 人、占比 11.71%)、下萨克森州(83 024 人、占比 11.49%)、巴伐利亚州(82 003 人、占比 11.35%)和黑森州(65 520 人、占比 9.07%),以总量 511 891 人,承担了德国 70.95%的难民庇护申请。2015 年的情况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巴登—符腾堡州、下萨克森州、巴伐利亚州四个接纳难民庇护申请者最多的州,共接纳了 226 223 人的难民庇护申请,占德国难民接纳总量的 51.19%。

(2) 难民庇护申请量及所占比例在某些联邦州的增减显著。尽管柯尼希施泰因配额在 2015 年和 2016 年没有发生较大变化,但一些联邦州的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和比例显著增加。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 2016 年分别接纳了 196 734 人、83 024 人的难民庇护申请,比 2015 年的 66 758 人、34 248 人分别多出了 129 976 人、48 776 人,是 2015 年的 2.95 倍、2.42 倍,所占德国难民庇护申请总量的比例分别从 15.10%、7.75%猛增至 27.23%、11.49%。另一方面,一些联邦州的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和比例显著减少。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柏林州 2016 年分别接受了 7 273 人、27 247 人,比 2015 年分别减少了 11 578 人、6 034 人,所占德国难民庇护申请总量的比例分别从 4.27%、7.53%急剧下降到 1.00%、3.77%。尽管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以及所占比例的变化是正常的,但某些联邦州接纳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数量和比例的增减变化如此显著,着实构成了难民庇护申请者的地理空间分布的一大特点。

3. 与 2015 相比,2016 年难民庇护申请处理总量、获得居留许可的数量和比例出现大幅增长,再创德国历史上的新纪录。

按照德国难民政策相关条款,难民庇护申请将最终通过甄别而被区分为难民资格、辅助保护、免驱逐、拒绝、其他程序五类,前三类可以获得在德国的居留许可,第四类则直接拒绝,并被驱逐。第五类是其他程序。

2012 年以来,德国面临着日益增多的数以万计的难民庇护申请,特别是 2015 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激增。为此,2016 年,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通过改革避难程序、增加人力资源和创新避难工作模式等,大大加快了难民庇护申请处理的效率^①。为了更好地把握在德国提出的难民庇护申请的规模、处

^① 伍慧萍:《欧洲难民危机中的德国应对与政策调整》,载《山东大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第 1—8 页,这里第 5 页。

理量及处理结果走势,本文截取了从2012年到2016年的难民庇护申请处理结果的类型结构数据(见表8)。

表8 德国2012~2016年难民庇护申请处理结果类型结构一览表

年	总数	难民	比例	保护	比例	免驱逐	比例	拒绝	比例	其他	比例
2012	61 826	8 764	14.2 %	6 974	11.3 %	1 402	2.3 %	30 700	49.7 %	13 986	22.6 %
2013	80 978	10 915	13.5 %	7 005	8.7 %	2 208	2.7 %	31 145	38.5 %	29 705	36.7 %
2014	128 911	3 331	25.8 %	5 174	4.0 %	2 079	1.6 %	43 018	33.4 %	45 330	35.2 %
2015	282 726	137 136	48.5 %	1 707	0.6 %	2 072	0.7 %	91 514	32.4 %	50 297	17.8 %
2016	695 733	256 136	36.8 %	153 700	22.1 %	24 084	3.5 %	173 846	25.0 %	87 967	12.7 %

数据来源: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6*, S. 47.

注:出于四舍五入原因,每年各项的比例相加与100%有偏差。

表8的数据表明:

(1)与2015年相比,2016年的难民庇护申请的处理量急剧增长。如果说2015年德国避难申请处理总量达到了28.27万份,比2014年上涨了119.32%,超过了历史纪录的1992年,那么,2016年避难申请的处理规模,再次创造了德国历史上的新纪录。2016年难民庇护申请的处理数量达到了惊人的69.57万,比2015年的28.27万增加了41.30万,增长率达到146%。2012~2016年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处理的数量情况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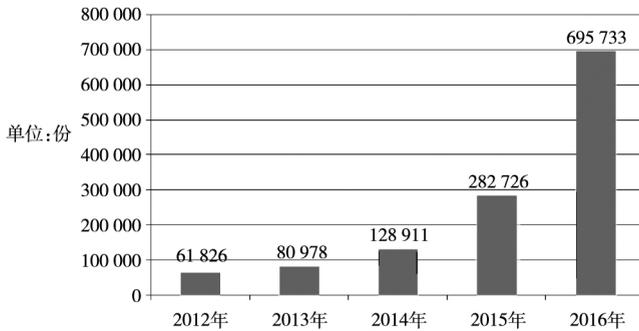


图4 2012~2016年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处理数量

(2)2016年难民庇护申请者中获得难民、保护和免驱逐身份从而获得在德国的居留许可的数量和比例,与2015年相比明显升高,再次创下了进入21世纪以来的德国历史新高。2015年德国给予难民庇护申请者在德居留许可的总量是140 915人,比例高达49.8%。2016年则更上一层楼,获得在德国居留许可的人数达到了433 920人,比例高达62.4%。与此相适应,没有获得居留许可或走其他程

序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比例下降为 37.7%，比 2015 年的 50.2% 下降了 12.5 个百分点。从较高的居留许可率可以看出，德国延续了相对宽松的难民甄别政策，欢迎难民政策的积极效果由此可见一斑。难民们愿意视德国为避难目标国，也就可以理解了。2012~2016 年获得德国居留许可的难民数量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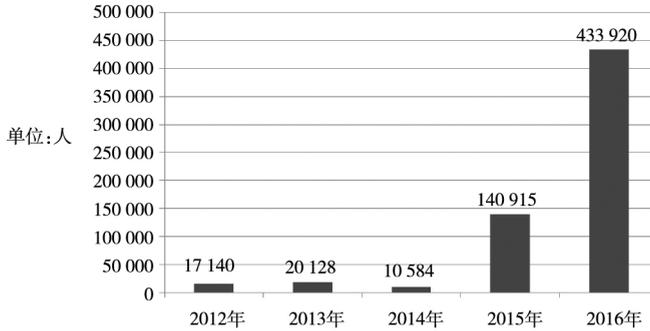


图 5 2012~2016 年获得德国居留许可的难民数量

4. 与 2015 年相比,2016 年难民庇护申请被拒而执行法律诉讼程序的数量急剧增长。

按照德国的难民政策和避难程序,不能获得德国居留许可的庇护申请者还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起诉到行政法庭、行政法院、上一级法院甚至联邦行政法院。尽管德国移民政策被称之为拒斥的移民政策模式,但由于德国拥有较好的社会福利、完善的法律救济机制,因此,那些不能获得德国居留许可的庇护申请者依然可以通过法律的方式,为获得德国的居留许可赢得一线生机。因此,难民庇护申请被拒而后上诉法院、执行法律诉讼程序的数量及其动态变化,总体上也能反映出难民庇护申请者的社会状况。为此,可参照从 2012 年到 2016 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被拒而后执行法律诉讼程序的数据(见图 6)。

数据表明,自 2012 年以来,执行法律诉讼程序的难民庇护申请案件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2012~2013 年的数据分别是 32 017、39 439 起,进入 2014 年、尤其是 2015 年难民危机以后,伴随着进入德国庇护申请者数量的增多,执行法律诉讼程序的难民庇护申请案件激增,2014、2015 年分别增加到 52 585 起、58 974 起,2016 年猛增至 159 965 起,创造了二战结束以来难民庇护申请被拒后执行法律程序的新纪录^①。可以预料,伴随着难民危机的化解,入境寻求难民庇护的人数减少,难民庇护申请被拒的人数也会出现下降的趋势。再考虑到德国 2017 年面临着联邦议院选举,联盟党面对着反对难民接纳的右翼政党的崛起和反穆斯林化的社

^①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6*, S. 60.

会运动,主张收紧难民政策,同时鼓励难民庇护申请者返乡。因此,从长远看,难民庇护申请被拒后执行法律程序的数量将呈现出急速下降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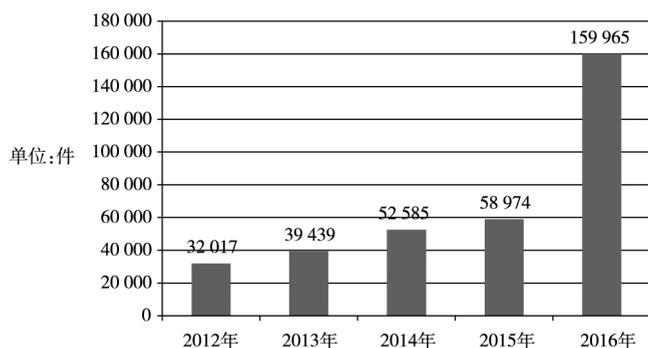


图6 2012~2016年难民庇护申请被拒后执行法律程序的数量及动态变化

三、结论与前景

通过对2015~2016年在德国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自然特征和社会结构进行分析与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简要结论:

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自然规模刷新了冷战结束以后的历史新高。在2015年有47.66万人提出了难民庇护申请从而刷新德国历史纪录的基础上,2016年在德国提出避难申请的人数达到了空前的74.55万,再次创造了德国历史上的新纪录。在申请类型结构上,与2015年相比,首次申请者依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性别比结构上,男性居多、性别比例失衡的特征依然突出;在年龄结构上,难民庇护申请者的人口结构呈现出高度年轻化的特征。

在来源国结构上,2016年的难民庇护申请者主要来自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强力军事侵入和干预的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家,与2015年相比,前三位来源国有明显变化,阿尔巴尼亚、科索沃由2015年的第二、第三位,分别降至第六位和跌出前十位。这主要是由德国“安全国家名单”的设置、难民政策收紧造成的。在难民申请者的宗教信仰结构上,2015年与2016年相比没有显著变化。穆斯林难民依然是德国的最大避难申请群体,其次是基督徒和雅兹迪人。在难民庇护申请的处理结果的数量和类型结构上,与2015年相比,2016年处理的难民庇护申请总量达到了空前的69.57万,净增了146%,其中获得难民等类型的居留许可的比例高达62.4%,创下了进入21世纪以后的德国历史新纪录。与此相适应,没有获得居留许可的难民庇护申请者的比例,仅为37.7%,比2015年的50.2%下降了12.5个百分点。但执行法律程序的庇护申请却高速增长到约16万,比2015年的约5.9万增长了约171%。

在 2016 年 3 月欧盟与土耳其达成了难民协议从而阻断了难民涌入欧洲的巴尔干通道,以及德国收紧难民政策并实施了鼓励难民返乡的政策以后,2017 年,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出现大幅度的降低,难民庇护申请总量只有 222 683 人,与 2014 年 202 834 人的水平相当。尽管 2017 年的难民庇护申请人数大幅度减少,但前三位难民庇护申请来源国没有发生变化,依然是:叙利亚(24.7%)、伊拉克(11.1%)和阿富汗(8.3%)。^① 2018 年,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继续回落,只有 185 853 人,比 2017 年下降了 16.54%(见图 7)。前三位难民庇护申请来源国发生变化,依次是:叙利亚(27.3%)、伊拉克(10.1%)和伊朗(6.7%)。^② 至此,可以说,2015 年爆发欧洲难民危机以来,德国难民庇护申请总量急剧上升的局势已发生根本性逆转,欧洲难民危机已经基本消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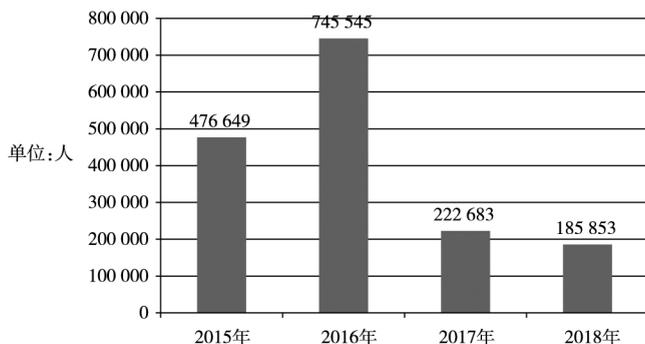


图 7 2015~2018 年难民庇护申请者数量及动态变化

进入欧洲地区和德国境内的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难民大幅减少,对德国政府意味着大规模处理难民庇护申请的工作即将结束。而能否对获得德国居留许可的外国难民进行有效的社会融合,从而让其合格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同时抵御伊斯兰极端宗教思想的入侵、防止恐怖主义袭击,将是德国政府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严峻挑战。

责任编辑:郑春荣

^①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7, Asyl, Migration und Integration*, Berlin, 2018, S. 13, 22.

^② Bundesamt für Migration und Flüchtlinge, *Das Bundesamt in Zahlen 2018, Asyl, Migration und Integration*, Berlin, 2019, S. 9, 18.

INHALTSANGABE

Die natürlichen Merkmale und gesellschaftlichen Strukturen der Asylbewerber in Deutschland: eine 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 zwischen 2015 und 2016

Song Quancheng

Die deutsche Asylstatistik von 2016 zeigt, dass die Zahl der Asylanträge mit 745 545 einen neuen Rekord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aufgestellt hat. Die Geschlechts- und Altersstruktur der Asylsuchenden ist von einem hohen Anteil männlicher und junger Menschen geprägt wie 2015. In der Struktur des Herkunftslandes haben sich jedoch wesentliche Änderungen ergeben; 2016 kamen die meisten Asylanträge von Syrern, Irakern und Afghanen, 2015 dagegen von Syrern, Albanern und Kosovaren. In Bezug auf die Struktur des religiösen Glaubens stellten muslimische Antragsteller weiter die größte Gruppe dar, gefolgt von Christen und Jesiden. Der Anstieg der muslimischen Asylbewerber war rasanter. Was die Anzahl der bearbeiteten Asylanträge und die erteilten Aufenthaltstitel angeht, so wurden 2016 insgesamt 695 733 Anträge bearbeitet, von denen 62,4% das Asyl oder ein anderer Aufenthaltstitel gewährt wurde. Die Zahl des über Gerichtsverfahren erreichten Asyls erhöhte sich ebenfalls auf einen neuen Rekord von 159 965. Eine ernsthafte Herausforderung für die Bundesregierung ist, wie die Flüchtlinge mit anerkanntem Asylstatus in die Gesellschaft integriert und zu qualifizierten Arbeitskräften ausgebildet werden, wobei die islamistisch-fundamentalistische Infiltrierung und Terrorgefahr bekämpft wird.

Deutsche Bildungsentwicklungszusammenarbeit:

Begriffe, Mechanismen und Merkmale

Yan Huan/Sun Jin

Deutschland gehört zu den einflussreichsten Geberländern der Entwicklungshilfe, bei der die Bildungsentwicklungszusammenarbeit einen wichtigen Platz einnimmt. Seit der Anfangsphase in den 1950er Jahren hat die deutsche Entwicklungshilfe einen einzigartigen und bewährten Politik- und Handlungsmechanismus entwickelt, zu dem die zentralen Organe einschließlich des Bundesministeriums für wirt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und Entwicklung (BMZ) und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GIZ) ebenfalls gehören wie das bilaterale Arbeitsprinzip, das von multilateraler Zusammenarbeit flankiert wird. Insgesamt weist die deutsche Bildungsentwicklungshilfe Merkmale wie eine institutionelle Struktur, die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und eine eng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Bund, Ländern und Kommunen auf. Sie betrifft auch die drei Bereiche der Schul-, Berufs- und Hochschulbildung, wobei die arbeitsmarktorientierte Berufsbildung im Mittelpunkt steht. Ein weiteres Merkmal der deutschen Bildungsentwicklungshilfe stellt ihre Verzahnung mit der Vermittlung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der auswärtigen Kulturpolitik dar.

Die Krise der Konsenspolitik: di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politischen Differenzen der EU

Li Mingming

Die Konsenspolitik stellt das wesentliche Merkmal der transnationalen Demokratie der EU dar. Sie spielt eine Schlüsselrolle bei der Förderung der europäischen Integration und der